

風月泪痕

上集



风 月 泪 痕

李学瑾 王 帆 著

下

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

一九九〇·牡丹江

责任编辑：洪成杓

封面插图：宣 森

书名题字：朱正平

风 月 泪 痕

李学瑾 王 帆

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开本1/32 印张21 插页6 字数44万
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,000

ISBN 7-5389-0121-3/I·39

(上、下两册) 定价：7.9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搜集民间广为流传的十五名历代名妓、名妃的传奇故事。每篇或喜剧性结尾、或悲剧性结局，故事情节新奇曲折，扣人心弦，文字流畅典雅，既可消遣，又可欣赏。

过去的妓女们，如同巨石下的小草，受压最甚，然而她们追求坚强的自我人生价值。李师师，存气节，赴国难；梁红玉人世坎坷，脱裙衩，着戎装，奔向杀敌疆场；绿珠为石君，赤诚一片心，坠楼了夙愿；投鞭一瞥，一见钟情，李娃郑生成伉俪；意歌、盼盼情笃深，出淤泥莲花分外明；赵飞燕胸有睿智，平息党患，志在社稷江山。莘瑶琴破世俗愚见，独具识人慧眼，终成巨室富商；蒙受千年祸国冤案的杨太贞，情深意笃，马嵬坡上悬梁……等等。她们透明的骨肉闪烁着璀璨的光辉，苦难的命运并没有扭曲妓女们的性格，她们追求着纯真的爱情、幸福，追求着人生的真、善、美……

巾幗紅顏

死……》

梁紅玉用手一把抓起碩大的石硯台，向他擲去
《……罪女造反了……快！把她投到炉火中燒



血滴团团扇

香君挥舞着官扇乱打……一头撞到桌角上，脸破容毁，血喷满地，昏厥了过去，杨龙友又急忙地把香君放回床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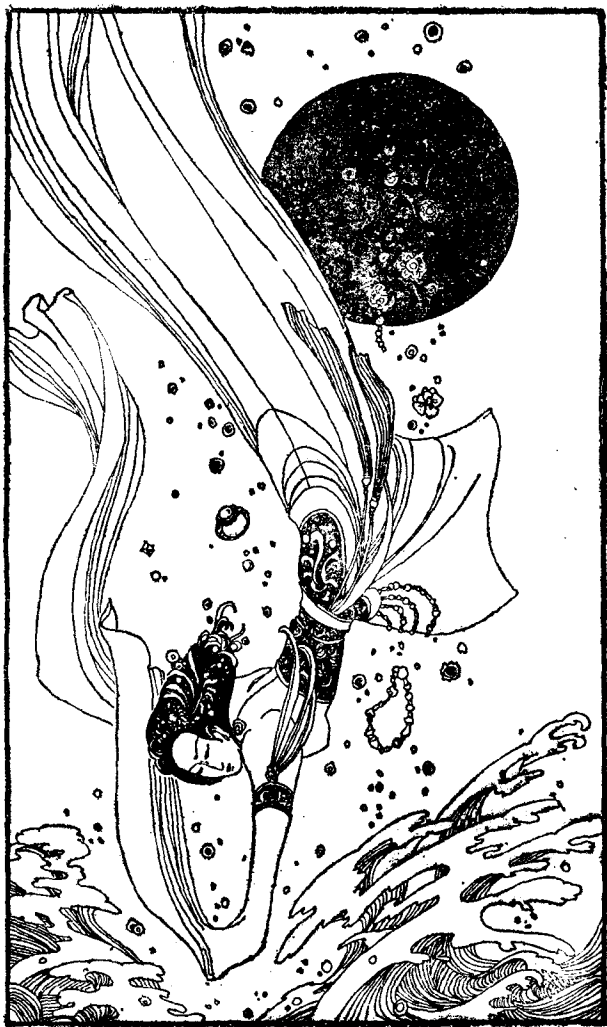
风月尘



赵盼儿一边说着，一边取过琵琶，自弹自唱：
「一撮泥，捏个我，捏个你。你身上有我，我身上
有你……」

江沉沉

十娘说罢，仰天长叹……抽身出来，抱起宝匣，向江心跳去。众人急呼抢救，但江水汹涌，波涛滚滚，早已杳无踪影。



蔡锷将军与小凤仙

她总想跳出妓院这个火坑，找一个同情她的善良的诚实的君子，跟他从良。可是她等啊，找啊，十多年了，也始终没有遇着这样的人。



恨
绵
绵

她经常洗完澡后，并不立即回到官室，而是卧在温泉旁的玉石阶上，晾着黑发，睡起甜蜜的觉。……国色娇嗔可爱的名声，便传了出来。



目 录

巾幗红颜·····	(1)
妓女情泪·····	(40)
绿踪肝胆·····	(65)
姻缘鞭·····	(90)
谭意歌·····	(125)
严蕊投狱·····	(151)
血滴团团扇·····	(177)
名妓国难·····	(251)
转蓬女·····	(291)
莘瑶琴·····	(329)
风月尘·····	(368)
风波情笃·····	(398)
江沉沉·····	(458)
蔡锷将军与小凤仙·····	(498)
恨绵绵·····	(570)

巾 幘 红 颜

(一)

宋高宗建炎三年，北方的金人又复南侵，汴洛淮泗一带战乱频起，略无宁日。达官贵人，富户人家，纷纷南逃。平民百姓或被金人当做牲口（即奴隶）俘获，或被金军屠戮践踏，中原一带真地成了“出门无所见，白骨蔽平原”。偶有一些死里逃生的穷人，也都纷纷渡江避难。地处长江边上的金陵城，人口骤然倍增，纷纷扰扰，秩序格外混乱。达官贵人，富户人家来到金陵后，买田买房，安顿家眷，照样吃喝玩乐，直把金陵当做汴州一样。什么国难当头，什么异族入侵，早就丢到脖颈子后头了。逃难的难民，白天成群结队地沿街乞讨，夜晚露宿在巷尾街头。饿死的，冻死的，病死的，横躺竖卧地弃置在街巷里，也无人过问。秦淮河里也时常浮起几具溺水自杀的难民尸体。

宋高宗这时正在扬州驻蹕，照样花天酒地，诵经念佛，不理国事，安享太平。不料金军一举攻下徐州城，占领淮水、泗水一带，长驱直入，直扑扬州而来。不几日，金军已抵扬州城下。高宗得信，慌了手脚，匆忙披甲上马，在将军王渊、内侍康履的护侍下，仓皇出逃。太后及六宫妃嫔也在卫军的护卫下，夺门而出，跟随高宗南下。朝臣和守将有的

前去护驾，有的溜走，有的坐守孤城，等待投降金人。城中百姓一片慌乱，互相践踏，死亡路上，不计其数。及高宗等人到达镇江，金人已占据了扬州，又挥军南下。高宗等人又匆忙过江，权在金陵暂宿一夜。是夜，朝臣主战、主和两派争吵不休，驻跸金陵还是建都临安（杭州）之争更是激烈。宋高宗本是一个苟安的皇帝，自然偏向主和。他连夜暗中通过内侍找一朝臣，封他为枢密使，出使北国见机媾和。天色尚未平明，高宗也不通知朝臣守将，竟独自带了一些禁军和太后、六宫妃嫔，出了城门，奔向临安去了。于是，金陵城又大哗起来，达官贵人争车争船，纷纷南下。平民百姓也沸沸扬扬，惶恐得不可终日。

独秦淮河旁，杨柳掩映下的一所华丽的宅院里，非没有什么战乱动荡的景象，反而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色。从庭院的楼台亭阁，宅落园囿里，随风飘出一阵一阵丝竹管弦之声，还夹杂着歌儿舞女的嘻笑声音。原来是这所宅院的主人，新被高宗任命的枢密使大人魏良臣正在摆宴。

魏良臣本出身于京洛一带的名门望族，家资豪富，屡在朝中做官。四年前靖康之变后，他擅离职守，携带眷属和家丁仆从南下。一路上趁着兵慌马乱，怂恿家丁打手，到处抢掠金银，掳卖妇女，倒发了很大一笔国难财。到了金陵，便买下了这所大宅院，横行霸道，无恶不做，居然成了金陵城中的豪门富户。待到宋高宗即位，他用重金买通内侍康履，又多次上言陈说金宋主和之事，甚得高宗赏识。高宗从扬州逃到金陵，魏良臣在内侍康履的引荐下，又得参拜高宗。高宗又问以时事，魏良臣力主媾和，谈得天花乱坠。高宗随即封他为枢密使，出使北国媾和，谈判两国罢兵之事。魏府财源

茂盛，官运更加亨通，真是喜上加喜，自然要摆起家宴，大肆庆贺一番了。

八名舞女，依次向魏良臣奉觞侑酒。魏良臣一会儿用枯瘦的老手在舞女身上乱抓乱摸，一会儿又搂过一个舞女尽情调笑。但他仍感不甚满足，鼠眼眯缝着，不时地微微蹙起眉头。

坐在他身旁的，本是他同族远房的一个弟弟，叫魏三喜。如今却因他官升几级，家资豪富，便拜他做了干爹，而且在魏家做起管家来。

魏三喜嘻嘻地笑着说道：“爹爹大人，似这等酒宴，这等歌舞，这等飘香俊逸的女郎侑酒，全是奴才贱子安排的，不知可称心否？”

魏良臣用手捋捋花白的短须，沉吟片刻后说：“酒菜倒是好的，只是……”

魏三喜是个心灵慧敏的人，听了这句话，心里早就明白了十分。立即满脸堆起笑容，凑到跟前小声地说：“爹爹大人，莫不是家花不如野花香吗？”

魏良臣又眯缝起老鼠眼，嘿嘿地笑了两声。

“爹爹大人”魏三喜谄媚说，“小子虽然只来金陵三个多月，但金陵名妓倒也访得。据纨绔子弟们说，京口北门平康里有一名妓，叫梁红玉，年方十八，生得貌如西施，情如师师，不只会歌舞弹唱，且会骑马逐射。金陵人都传语云：

‘千金易抛置，红玉难得见。’往日达官贵人，富豪子弟争相宴饮。不知爹爹大人有意否？”

魏良臣微微一笑，龇起大黄板牙说，“此事何须多嘴，你自安排就是了。”

魏三喜听了这话，哪敢怠慢，亲自出马，带了家人，急忙忙地出了魏府大门，直奔京口北门平康里而去。

不消一个时辰，魏三喜果然用花轿抬来一个妙龄女子。

那女子下了轿，款款而行，到了魏良臣身前，拜了三拜。

良臣见这女子，果然年轻貌美，胜过府中所有的美女，且态度爽朗，仪态大方，更是府中其它女子所不及。

“你家居哪里，姓甚名谁？似此如花如玉，为何流落娼家？”

那女子又道了一个万福，说：“大人，贱妾梁红玉，乃京口人氏。前些年敌虏犯边，家父参加义军，被万恶不赦的金虏杀死，妾与母亲无法维持生计，只好流落为娼。还望大人垂怜。”

魏良臣稍有不快，干咳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小小女子，不要语及国事。什么敌虏金虏的，且莫出口。金国乃是我友邦父辈之国，岂可轻慢。”

“这，这，……”梁红玉微微一笑，眼前这位冒牌大臣，实质是金人的汉奸张邦昌之流，心里一阵不痛快，只得强作笑容，答应了一声：“是。”

“娼家女子梁红玉，你可拣你的拿手好戏，献上一艺，待老夫拭目以看。”魏良臣手捋花白胡须，下着命令。

红玉拜了一拜，索来琵琶，坐在一个圆杌上，弹唱起来，

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

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

反复三叠，哀音绵绵，似哀鸿嘶叫，幽泉呜咽，不胜催

人肺腑。

不料魏良臣却又蹙起了双眉，呷了一口酒，大声地发起议论来了：“似这种歌曲不要再唱。商女何必要知亡国之恨，只知卖笑与人也就罢了。国家之事，自有王公大臣去管，何必庶人操心。再说，国亡与不亡，与尔等何干。金人来做金人子民，宋天子来做宋天子子民，何必多费此心。”

魏三喜连忙满脸堆笑说：“爹爹大人，真是深通世故，说出这等警世名言，小子应该供奉一生了。”

魏良臣晃了一下头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再唱，赶快跳起为我祝福祝寿的舞来。”

红玉一挥手，有八名舞女，步履姗姗地走上堂来。红玉站在中间，众女捧持。挥长袖，摆身姿，婀娜多姿地跳起舞，边跳边唱：

只见那鸾才仙鹤舞羽裳，

簪纓门弟恩波广。

佑皇家爵位安福寿长，

五音六律声嘹亮，

但愿得齐奏悠扬。

魏大人福寿绵长，

.....

“好！好！”魏良臣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娼家女梁红玉，听说你会舞剑，老夫我很愿一饱眼福哇！”

红玉并不推辞，立即脱去外衣，只穿紧身粉红内衣。别人递过剑来，她双手捧剑，道了个万福，然后就舞了起来。

只见她身姿如猕猴灵便，动作如闪电迅疾，或蹲坐如猛虎待扑，或跃飞如仙鹤展翅，或收剑如乳燕归巢，或出剑如

银蛇飞腾，有动有静，急缓张弛，倏忽万变，节奏分明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“好剑法，好剑法！”魏良臣称赞着，魏三喜也附和着说。

剑已舞毕，梁红玉上前致词说：“魏大人，如今天色不早，贱妾要告辞了。”

魏良臣眯缝着鼠眼，撇嘴笑了一下，并不答话。

魏三喜说：“红玉娘子，这是何话。今夜魏大人要你侍寝，云雨风情，欢娱一番，何能走得。”

“贱妾身子不爽，一定要回。”

“哈哈，这可不成，由不得你了。来人哪！赶快把红玉娘子扶持到西厢房的别室，老爷今夜要去。”

魏三喜刚说完，八个家丁，一齐围上红玉。

红玉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拨开众人走上前去，说：“大人，春夜绵长，何必如此急躁。贱妾的绝艺骑马逐射，尚未献出，心里总觉慊慊，不知大人肯赏光否？”

良臣撇开大嘴，龇起了黄板牙说：“自然愿意赏光。”

魏三喜连忙命令仆人，在后花园摆好座席，观看红玉骑马逐射。

一切准备停当。红玉手持强弓，跃居马上。

魏三喜说：“大柳树上有一知了在叫，不知红玉娘子可射杀它吗？”

红玉双腿一夹，马扬蹄奋鬃，长嘶一声，便飞快地跑了起来。驶过大柳树下，红玉拉弓拈箭，只一箭就射下三只知了，不偏不倚，恰中了知了的胸腹。